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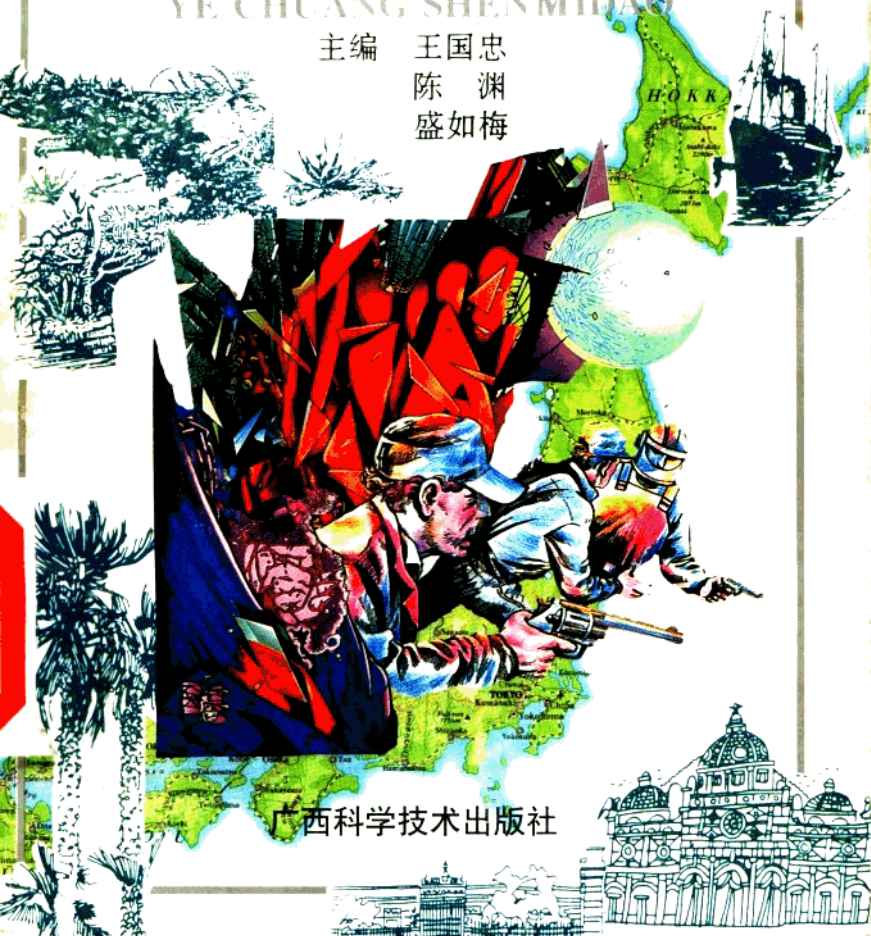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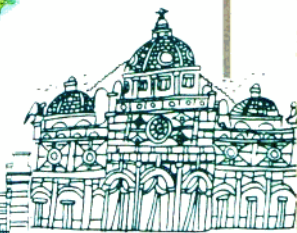
夜闯神秘岛

YE CHUANG SHENMIDAO

主编 王国忠
陈 渊
盛如梅

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前 言

科幻小说和根据科幻小说改编成的科幻电影，常被认为是给少年儿童看的。当然，少年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充满幻想，他们憧憬未来科学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，想知道10年、100年、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。然而许多成年人也喜欢读科幻作品、看科幻电影，包括大学教授、作家和科学家。在美国，《侏罗纪公园》、《外星人》两部电影，是电影有史以来经济收益最高的。《第三类接触》、《全国回忆》、《星球大战》、《疯狂的麦克斯》、《异形》、《终结者》等科幻影片都使成人和儿童入迷。与这些影片相关的小说，也成了少年儿童课余成人业余喜欢读的畅销书。

科幻作品所以令人着迷，是因为科幻作品与人类科学技术文明发展的成果血肉相连。这一特殊的文学，具有激动人心的超时代想象和积极的社会功能，极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科学探索精神。

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(又译“科学怪人”)，通过一个双重性格的形象，揭示了人类与科学、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后果。以后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又在科学知识基础上创作出一系列的科幻故事。他在作品中所作的预言，一次次地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。英国的乔治·威尔斯以及后来的不少严肃的科幻作家，把科学幻想和推理同社会学结合起来，以生动感人的小说形式，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冲突。科幻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，已经并正在以发人深省的预

见性和深刻的社会寓意,将人与自然、自然与社会、宏观与微观、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及其变异等无所不包的疑问,推到社会面前,让人们去思考与鉴别。正因为如此,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科学幻想小说在青少年教育中的重要作用,早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,有些发达国家就已将科学幻想课程列入学校教育计划。

为此,我们产生了编选一套《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》的想法,并准备精选一部分世界当代科幻小说的优秀作品,改写成故事,配上精美的图画。感谢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领导的支持,和全国科幻创作界的朋友们(包括港台的朋友)、翻译界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。现在首次与少年朋友见面的5本科幻故事,内容有关宇宙太空和异星生物的追踪和探索,科学实践与未来社会、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灾难、机器人与人类社会、时空转换和奇异世界历险,以及进化与变异等题材。这些作品科学构思大胆神奇,幻想色彩浓郁绚丽,寓意深刻发人深思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悬念迭起,扣人心弦,十分耐看。

这些故事的选材不仅为满足少年朋友对世界科幻作品的渴望和了解,丰富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;而且有利于激起他们的创造想象力和求知的热情,引导他们去追求真、善、美,警惕假、恶、丑,从而培养勇敢的探索精神。我们殷切地期望,广大少年朋友关心这套丛书,积极提出宝贵的意见,帮助我们在这套《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》编得更好!

主 编 1995年8月上海

目 录

雪山魔笛	(1)
苍 蝇	(17)
奇妙的诊断器	(33)
土拨鼠的传奇	(40)
火星入	(68)
夜闯神秘岛	(84)
金色流星锤	(114)
魔 村	(131)
公元2660年的纽约	(145)
波	(157)
“天堂”星异事	(181)
超级公寓	(190)
两个“小祖宗”	(203)

雪山魔笛



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中的天嘉林寺废墟进行考古发掘，已经有三个月了。这里面对一个幽静的湖泊，湖畔的原始森林里隐藏着许多动物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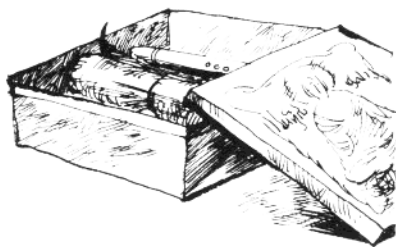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天嘉林寺最后一届高僧拉布山嘉措精通巫术，有一支魔笛，可以召唤山精现形，前来听他讲经。虽然我不相信，但是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，如果说全属虚构，似乎也不合情理。

天嘉林寺还残余着一座经堂，堂内供奉着红教主神之一的降魔天尊的塑像，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。当我们拍摄了它的照片，测绘员索伦和一个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冯元，忽然发现脱落了泥



胎的佛像腹部有一扇小门。

我和精通古藏语的次仁旺堆立刻赶过去观察。打开门后，找到一个铜盒，里面放着一支



人骨制的笛子，一卷羊皮纸的手抄本，写满了古老的藏文。

次仁旺堆仔细看完了，脸上露出了困惑。

“这是天嘉林寺毁灭的前夕一个喇嘛留下的记载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根据这一记载，保存在铜盒里的人骨笛，应该就是拉布山嘉措大师的魔笛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好几个声音同时发出了惊呼。



“是的，这就是那支传说中的魔笛，”次仁旺堆又重复了一次，“这个喇嘛对于魔笛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，他之所以要写下这份文书，就是警告后世得到这支魔笛的人，千万不可将它吹响，特别不可在黑夜吹响，因为太阳落山以后，正是山精活动的时候，只要听到笛声，他们马





上就会出现……”

这是真的么？索伦和冯元都不相信，我也半信半疑。

索伦说：“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立刻吹响这支魔笛。现在正是夜晚，如果笛声真的召来了山精，就证明拉布山嘉措确实法力无边。如果啥事也没有，就是一个骗局。”

说着，他就把笛子举到唇边。次仁旺堆来不及阻止他，他已经吹出了一阵低沉的呜呜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空里，有一种

粗犷原始的意味。

笛声吹了一阵，周围仍然是深沉的寂静。

索伦长长地吹了三次，仍然悄无声息。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期待的气氛。

索伦放下了笛子，满脸都是揶揄的笑容。他刚要向次仁旺堆说点什么，但是当他的视线接触到冯元的时候，却突然怔住了。

我们几乎同时都发现了





冯元异常的神态，两眼盯着帐篷的入口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是在凝神倾听什么声音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她的嘴唇颤抖着，“我好像听到帐篷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。”

“你一定听错了，”我说，“说不定是只什么野兽跑到营地来了。”

冯元执拗地摇摇头：“不是野兽，确实是人的脚步声。”

更加奇怪的事情在后面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正在酣睡，忽然被人急促地摇醒了。
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是索伦在喊我，这时天色刚刚黎明。从

帐篷缝隙透进来的微光里，我看到他紧张的神色，立刻知道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



“老王，你快去看看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昨天小冯没有听错，帐篷外面是有……是有人来过，雪地上留有他的奇怪的脚印。”

他不是开玩笑。我连忙披上衣服，跟着他来到帐篷外面。



我低下头看了一眼，不知道是由于凛冽的寒意还是由于紧张，不觉打了一个寒噤。

雪地上，清晰地出现了两行脚印。这明显是一种两足动物的脚印，一左一右地排列。脚印分两行，一来一往，每一步的跨度在四十厘米左右，似乎是一个用两足行走的生物异常谨慎地来到了帐篷门口，窥探以后，又走了回去。



我镇定下来，蹲下去仔细地观察。每个脚印长约三十厘米，显示了一个短而宽的大拇指，不与其余四趾相并，而是单独向旁斜伸。其余



的脚趾也很短，后跟圆而宽。从脚掌的细部来看，它有一定弧度的足弓，但又不像人类的那么明显。我立刻判断出这不是人类的脚印，但又不是猿类的脚印，更不是其他动物的脚印。索伦的说法是对的，这是组奇怪的脚步。难道“山精”真的出现了吗？

应当承认，冯元的听觉是十分敏锐的。就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，这个生物曾踩在那个空罐头盒上，尖锐的铁皮可能划破了它的脚掌，所以在旁边还留下了几滴殷红的血迹。

我们追踪这脚印，一直向山坡走去。脚印穿过我们帐篷旁边丛生的云杉，然后进入了一片灌木林，这里地面凹凸不平，而且枯枝很多，观察比较困难。出了树林，脚印就在坡地上一些裸露的花岗岩上消失了。看样子，他是从山上的密林中下来的。



我虽然不能解释这种神秘的脚印的来历，以及它和“魔笛”的关系，但是却知道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科学发现。

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资料，我叫索伦选择了几组最清晰的脚印，绘图摄影以后，又浇注了石膏模型。就连罐头盒旁边的血迹，我们也连雪铲起，装进玻璃瓶密封起来。

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索伦主张今天晚上再吹一次“魔笛”，同时埋伏几个人在树林里，看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如果有

可能，最好捕获一个。“管它是人是鬼。”他最后还半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。

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冒里冒失地干。当天下午就用直升飞机将“魔笛”、手抄本、脚印的照片和模型，以及血液的标本运到拉萨，并且立即转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去了。

不久，我们被召到北京，和著名人类学家朱苇教授见





面。朱苇教授研究了脚印模型和血液标本后，认为这是一种比北京猿人还要原始的古猿人。

他说：“单纯根据脚印，当然是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结论，幸运的是，还有血液标本。我们对血红蛋白 α 链上氨基酸的位置、血清蛋白胍等进行了分析，其结果都是和脚印的测定一致，这种动物应该属于高级灵长类，无疑具有介乎人和猿之间的特征。

“生存在一百万年以前的、公认为是早已灭绝了的一种猿人，居然到现在还有孑遗，这是可能的吗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查阅了有关的文献资料，发现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到近代，有关青藏高原上‘野人’的记载史不绝书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看到过‘野人’的人很多，描绘也大致相同：身材高大，有棕色的毛。我们认为，这种记载的‘野人’，可能就是藏族传说中





的‘山精’，实际上就是那种在一百万年以前生存过的猿人。”

性急的冯元按捺不住了，问道：“魔笛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朱苇微微一笑，又继续讲了下去：“这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。魔笛和猿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我们用录音机将魔笛的声音录下来，然后对现代生存的四种类人猿——大猩猩、黑猩猩、长臂猿和猩猩——进行了试验。结果电生理仪器告诉我们，在听到这种声音以后，类人猿立刻产生条件反射，胃液、唾液分泌增多，并且顺着发声的方向来寻找食物。而它们自己找到食物以后召唤同伴的声音，也大致和笛声相似。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推测，拉布山嘉措的魔笛，实际上是模仿猿人觅食的声音而制造的，猿人听



到笛声以后，以为这里有食物，自然就会应声前来。过去峨嵋山寺庙的老僧呼唤猴群供人参观，也要模仿猴子的声音，这其中是并无神奇之处的。至于拉布山嘉措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，当然我们已不得而知。两百多年来笼罩着天嘉林寺的神秘的色彩，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。

“那天晚上，当索伦开玩笑吹响了魔笛以后，可能有一个猿人正在帐篷的附近，



10



他听到这种声音，以为是同伴的召唤，于是悄悄地走到帐篷外面窥探了一下，当他发现这里面都是一些生疏的东西时，立刻警惕地退了回去。但是他的脚印，却留在雪地上。”

结论十分清楚，这群猿人一定还在天嘉林寺附近。把我们召回北京，就是为了设计一个最好的调查方案，立刻返回到现场。

我们的观测站设置在天



嘉林寺废墟的经堂里，经过半个月紧张的筹备，一切仪器终于安置就绪。在旧日的佛龛上，装置着闪烁着红绿信号灯的操纵板，神怪的壁画前面，是大大小小的荧光屏。雷达和电视接收天线，矗立在屋顶的经幡之上。于是，古老和现代，迷信和文明，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气氛最为奇特的一座实验室了。

白昼已经消逝，在过去的十二小时中，尽管我们不停地用雷达搜索着密林和山谷，但是除了丛林中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外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声纳装置也没有接收到大型两足动物的信号。看来生物学家的意见是正确的，猿人在白天没有外出，他们说说不定正静静地躲在洞穴里休息。

计时器发出的嗒的嗒有韵律的声音，时间在流逝。虽然我们都已经值了一整天的班，可是却没有人愿意离开观察室，大家的眼睛，都集中地盯在发着淡绿色光芒的雷达屏幕上。



二十二点。
二十二点三十分。
二十三点。
.....

没有情况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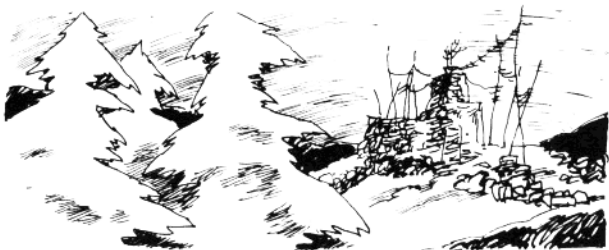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在不断接收着回波的雷达屏幕上，出现了一个光点。操纵员调整了一下旋钮，光点迅速变成了一个微弯着腰的人形动物。

戴着耳机的声纳员警告似的举起了一只手。接着，在扩音器里传出了清晰的两足踏在积雪上行走的簌簌的声音。

“方位150，距离20公里。”雷达员报告说。

微型电子计算机立即在立体地形图上标出了准确的位置，红色的指示灯亮了。





朱苇教授揉碎了手中的烟蒂：“在BI区。看来他们的营地是在康格山峡谷的深处。大家注意，实验开始！”

他按了一个电钮。在二十公里以外的一个预定地点，电子模拟发声装置发出了“魔笛”召唤猿人的声音。

电视机的屏幕亮了。虽然外面是漆黑的夜晚，可是由于新型的红外线摄像装置的作用，我们却清楚地看到，一棵棵盖着雪毯的高大枫树，像墙壁似的从四面包围着一块空地。



在通过电子效应重现的幽暗而苍白的光辉之下，景色寂静而又荒凉，这种情况与真实的夜景迥然不同，好像使我们追溯到若干万年前的岁月，回到了那遥远的古代。

“魔笛”的声音一再重复着。